

丽泽亭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
作品选（2012~2013）

赵宗锋◎主编

博学笃行

兼容并蓄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丽泽亭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
作品选（2012~2013）

赵宗锋◎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丽泽亭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作品选: 2012 ~
2013 / 赵宗锋主编.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12 - 8274 - 3

I. ①丽… II. ①赵… III. ①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
—汇编—2012 ~ 2013 IV. ①G649. 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1943 号

丽泽亭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作品选 (2012 ~ 2013)

主 编: 赵宗锋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8274 - 3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名单

顾 问:韩 震 赵 旻

主 编:赵宗锋

副主编:姚 胜

编 辑:李伟群 张文超

郭 玮 彭 澍

谷晨曦

编者的话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办学层次高、教授语种最多的外语大学。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经形成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多语种、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良好办学格局。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开设有 60 多种外语语种,到 2020 年将增加至 100 种左右。不同语言和文化交融共处,孕育了学校兼容并蓄的学术特色和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作为校园文化的引领者和观察者,注定要映衬出她那中西结合的绵长韵味和文化碰撞的星星火花。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自 2008 年 11 月起,由原来的四开四版改为对开四版,每月出版两期,每期容量 6 万多字,彩色印刷。改版后的校报以引导舆论、启迪心灵、熏陶品德、挖掘校园文化内涵为基本办报方针,充分发挥校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2009 年被评为“北京高校优秀校报”。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对外交流中地位独特,承担着“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力图充分体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个性,围绕这一文化个性对选题进行策划,各国文化在校报这一平台上相互交流、融合、碰撞。《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致力于搭建一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借鉴的桥梁,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使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接纳,共同探讨问题,和谐共生,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双向交流沟通的使命。

为了更为集中地向读者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瑰丽的内容,我们将改版后 2009 年至 2011 年刊登在校报上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精心编撰,并于 2012 年结集出版了《桥畔风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作品选(2009~2011)》一书。书名“桥畔”,取意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既有着沟通中外文化“桥梁”的使命,又地

处北京市西三环“为公桥”畔,东西两个校园分布在桥之两侧,从两个校园出门,均抬头可见为公桥。光荣的时代使命和飞架的桥梁形神合一,意味深远。

《桥畔风华》一书出版以来,得到了校内外读者朋友的好评,为延续文化传统,传承校报使命,我们又对2012年和2013年刊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上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精心编撰,推出本系列的第二辑,书名《丽泽亭然》。名称源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主楼东侧的“丽泽亭”。“丽泽”语出《周易》第五十八卦——兑卦。“丽”是并连的意思,兑为“泽”,此卦上下皆兑,两泽相连,有交相浸润之象。兑卦“象传”进一步解释,“丽泽,君子以朋友讲习。”就是说,朋友一道相互讲解道理,研讨学业,彼此有所裨益。同时,“丽泽亭”一名,系由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越南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黄文欢所题写。深谙中华文化的外国人题写“丽泽”亭名,更有深刻隽永之意。这也是本书取名“丽泽”的由来。

编者

2014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学术文化:兼容并蓄	1
秋天,想起了王佐良	张中载 / 3
忆王佐良老师	张 耘 / 6
青年师者	郭 昕 / 11
八载时光,风华犹存	
——专访亚非学院泰语外教葛潘	朱 璨 / 13
从语言到文化	
——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基耶特莫·普利多·冈萨雷斯教授专访	王露樾 / 16
薪火相传、创新借鉴、稳步向前	
——记第二届全国西班牙语教学观摩研讨会	李 娟 / 18
外语学习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	张中载 / 23
新形势下的我国公共外交	马振岗 / 27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恰逢其时,大有作为	田 琦 / 30
以改革创新精神践行高校公共外交使命	文 君 / 33
崛起中的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过程中面临新挑战	贾庆国 / 37
公共外交之殇	
——钓鱼岛危机风潮反思	马晓霖 / 40
用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丰富我国公共外交的内涵	韩光明 / 43
再造文明之路上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王 军 / 49
不为师而自成师	
——围绕费孝通作品的阅读与联想	赵旭东 / 54
陶行知:为生活而教育,为理想而大学	储朝晖 / 60
“我不是一个学问家,而是一个实干家”	
——梁漱溟与中国的现代化	艾 恺 / 65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电影在美国	马孟琪 / 69

走访县教委

——为留守儿童服务的无名英雄们

朱晓燕 / 72

英语授课, Yes or No?

潘凯丽 / 74

家长: 请你放宽“心”

李 洋 / 76

特岗女教师, 你为什么不嫁人

张 猛 / 79

第二篇 魅力北外: 知行合一..... 83

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延安精神

——2012 年青年教师社会实践专题

董希骁等 / 85

城镇化建设需怎样发展

周鑫宇 / 92

在路上

李小元 / 94

以改革创新精神“寻路”

康 晓 / 96

西部地区发展的生态之思

孙 磊 / 99

青春须早为, 岂能长少年

田 玮 / 101

你好, 希拉穆仁

李 娟 / 103

“外语就像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扇门, 打开这扇门, 就能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亚琦 / 106

和校长一起喝下午茶

罗 莹 / 108

这次活动使我满载而归

颜婉珊 / 111

北京印象

厉书颖 / 114

芳华如斯, 何惧刹那

——观第十届“桃李杯”舞蹈比赛北京舞蹈学院获奖选手展演 杜 非 / 116

艺术于平凡中闪耀

——《茶花女》芭蕾舞剧讲座听后感 曾广明 / 118

第三篇 感悟北外: 心海拾贝 121

异彩纷呈话“三巡”

张晓慧等 / 123

雷锋精神永伴你我

安卓玛 / 126

没有雷锋的日子

蔡 航 / 128

雷锋, 请告诉我

沈 心 / 130

走在新长征的路上

——给一起走过四年法学院的你们 张天一 / 132

毕业很短, 记忆很长

徐恒祎 / 134

毕业这件“小事”	李婉琳 / 136
明天你要去哪里	华 雨 / 138
毕业	华 雨 / 141
忆你在繁花六月	李 娟 / 144
一代又一代	王露樾 / 146
访韩归来	
——记 2012 中国大学学报社记者团韩国文化采访	哈 桑 / 148
与想象重合	
——记我的韩国之行	段林杉 / 150
“不把教师当职业 要把教师当使命”	
——在师德规范学习分享会上的发言	张 耘 / 152
挂职在新疆 感悟在基层	
——鄯善县挂职团委工作初体味	徐梦琪 / 154
香山叶未红	乔俊杰 / 157
最爱秋天	吴筱钰 / 159
秋游畅观堂	石云涛 / 161
梧桐吟	李思伟 / 163
秋日畅想	屠 宁 / 164
雨天随笔	李 迪 / 165
于秋之遐想	邹生汝 / 167
阿多尼斯:他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罗 莹 / 169
岁月楼中存	李 潇 / 171
看春晚	王露樾 / 173
从中餐译名谈起	王露樾 / 175
口译学习心得	刘珮文 / 177
那水、那人、那鸟	池 莹 / 179
我的黎巴嫩	金政霏 / 183
 第四篇 中国梦·北外梦.....	187
“我与中国梦”演讲巡礼	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 / 189
中国梦与北外梦	曾一珺 / 193
我的中国梦	宁文福 / 195
致青春,致北外	
——献给深爱的母校北外	邹 磊 / 198

祖国腾飞我自豪 我与祖国共奋进

——三次参加国庆群众游行有感

路 上

北外精神,中国制造

五色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

一笔一划写下“中国”二字

梦想,那一抹最亮的红

我的中国梦

林普华 / 201

白 婷 / 203

林 融 / 207

梁睿钊 / 210

高 欣 / 213

张晨希 / 216

孔金磊 / 218

樊哲义 / 221

附:教授学者在活动典礼上的致辞 225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

国少华 / 227

成为集“器皿”与“艺术作品”于一身的人

谢莹莹 / 229

学无止境

郭棲庆 / 231

争做照亮别人的火炬

刘润清 / 233

争做栋梁之材

戴桂菊 / 235

北外因你而自豪

石云涛 / 237

勇对挫折,实现价值

张中载 / 240

你的品质将决定中国的发展

梅仁毅 / 243

努力奋斗,弘扬精神

梅仁毅 / 247

踏着时代的浪花远航

丁 超 / 249

树立高尚的情怀和持续不断的奋斗精神

张 剑 / 251

寄希望于未来

张西平 / 25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北外

谢 韬 / 257

笑对人生 永不言败

贾文键 / 259

做沟通中西的桥梁

刘 建 / 262

书写人生最美好的一章

黄 玫 / 264

做好每一天的自己

牛华勇 / 266

做人文精神的承担者,做社会良心的承载者

魏崇新 / 268

连接多民族话语和多学科话语的使命

钱敏汝 / 270

保持高贵

周鑫宇 / 272

Welcome Speech at 2013 Opening Ceremony

曹 文 / 275

01

第一篇

| 学术文化：兼容并蓄 |

秋天,想起了王佐良

英语学院 张中载

秋天是多愁的季节。怀念故人时,这一“愁”字正是我们心上的秋。

佐良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写几件往事,寄托晚辈的哀思。

40 多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最爱听王先生讲课。培根的随笔,英诗和莎剧……他让我们爱上了英国文学,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横溢的才华。“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他上课,有时带讲稿,有时空手而来,在讲台站定,从西装口袋掏出两三张卡片,放在桌上,却也往往是“不屑一顾”,就如数家珍似地讲起来。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依赖文本,能成段引用英诗和莎剧。这使人想起他的老师燕卜苏。

燕卜苏有超人的记忆力。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在昆明买不到教材。燕卜苏讲授莎剧和英诗,就靠他那非凡的记忆在打字机上把莎剧和英诗打出来,油印后发给学生。王先生十分敬佩燕卜苏的学识和记忆力。

听王先生讲诗是莫大的享受。好诗激发感情,净化灵魂。年少时听他评介、朗诵彭斯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最易动情。他先朗诵原文,然后朗诵他的译文。他说:“这首诗清新,咏美人而无一丝脂粉气。”同样是以花喻美人,却无罗伯特·赫里克的《致妙龄少女》或我国唐诗《金缕衣》中的及时行乐。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青年的爱情还少有金钱和地位的污染,大学生中谈恋爱的人也不如现在这么多。彭斯的这首爱情诗却给我们带来了“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何处去寻觅那“红玫瑰”?

王先生是诗人,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诗的境界》《英国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读穆旦的诗》等。上中学时,他已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多首。在西南联大写的两首诗被闻一多先生选入他的《现代诗钞》。20 世纪 40 年代是他写诗

的旺盛时期,写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亚》《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去国行,1947》《伦敦夜景》《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节》等诗作。

穆旦和王先生这代诗人受奥登、艾略特、燕卜苏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深,诗作中可见奥登诗的神韵。30年代,燕卜苏是穆旦和王先生的老师,而他讲授的“当代英诗”也是他的学生最喜欢听的课。

王先生也喜欢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诗。1990年5月3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中载:谢谢来信,并剪报。我到过 Amherst,印象很好,尤其是 Emily Dickinson 的房子,看了更体会到她的寂寞,而诗也确是不凡”。美国麻州小镇阿默斯特(Amherst)方圆十公里内有五所大学,艾米丽·狄金森一生生死于此。王先生专程走访了她的故居,只可惜未能找到她的墓地。她的坟墓在一个偏僻处,当地许多居民都说不清它的所在。

狄金森孤寂:生前终生未嫁,孤独地生活在那栋小楼里,踽踽独行于林间幽径。死后也是静卧在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坟墓里。而她的诗也常写生离死别的哀伤。在《在我生命终结前它已死去两次》这首诗中,她写道:“离别是我们所知的天堂,是我们需知的地狱。”

诗人爱抒发孤寂、忧伤情。王先生在《心智的风景线》中写道:“人生总是这样来去匆匆,刚谈得投机就分手道别了。”在多篇文章中,他常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字里行间浸透着生死离别的忧伤。他体会到狄金森的寂寞,也许是诗人之心相通吧。

我从美国回来后与王先生小聚,又说起阿默斯特小镇。最受美国人喜爱的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执教多年。在美国所有学院中总是排名第一的这所学院拥有优美的校园,难怪诗人弗洛斯特久不愿离去。可惜王先生行色匆匆,未能去校园一游。

王先生说,遗憾的是未能一睹阿默斯特的秋景。这里的秋景最迷人。湖光山色点缀着五色斑斓的树叶,分外姣好。最美的还是沉入湖底的红叶,在洁净的水里,静静地安详地躺着;死了,却红颜依旧。你若此时去湖边,别忘捞起一片叶,带回家作书签,陪伴你读书。

王先生爱散步。为了专心治学,他每周只回清华园两次,平时就住在北外西院的筒子楼里。我有幸与他同住一楼,得以朝夕相见。晚餐后几个中青年教师伴随他去散步几乎是一个习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外西院的南西北三个方向几乎全是田野,不远处是可通颐和园昆明湖的昆玉河。那是十年浩劫后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的好岁月,心情舒畅。王先生有时驻足看西山落日,心旷

神怡之情尽在眉开眼笑中。他当时已年逾花甲,却正是他著书立说的高峰期,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景色中,却无半点“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因为明天太阳还会照样爬起来。

晚辈同先生一起在田间散步,或并肩,或鱼贯行于田埂,三代人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差距于谈笑间缩短在咫尺。谈文说艺时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与学生在风景如画的“学园”的那种“逍遥派”教学方式——师生且行且谈,有问有答,有争辩,在散步中解惑、授业。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陪先生骑车去颐和园南门:出北外西院东门西行,推车过麦钟桥,沿昆玉河北去。他骑着那辆在英国留学时买的 Raleigh 牌自行车。我说:“王公,您似乎该换辆新车了。”他说:“这是英国名牌 Raleigh,在牛津时就用它代步,乘船回国时不忍心丢弃,就带回来了。看起来破旧,还是很好用。”他爱步行、骑车,往返北外清华总是骑车。后来因腿疾,才不得不改乘公交车。那辆车也就从此成了家中的留英纪念品。如今的青年教师喜欢开小轿车出行,也少有人去昆玉河边散步。我常觉得他们少了几分潇洒和浪漫。当然,他们可以带着全家人开车去四环、五环外拥抱大自然。

大学是大师云集的学府,有名师才能出高徒。只有大楼而无大师,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汇集了当时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的精英,包括燕卜苏这样的外国著名学者,在简陋的校舍,培养出了无数民族精英。北外从西苑旧址到现址,校舍和设施一直滞后,能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全靠王先生这样的大师言传身教。当年的英语系、俄语系、法语系、德语系、西班牙语系、阿拉伯语系、日语系的大师们如今都已乘鹤西去。他们的走是北外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他们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北外的教育。

可以欣慰的是王先生等大师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遗产”——不朽的鸿篇巨制,优秀的弟子以及为人治学的榜样。

北外的东西两院如今已被建筑群层层包围,一条高架公路横亘于两院之间,如水的车流发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难怪师生戏称北外为“见桥大学”(剑桥大学)。校园附近的田野早已荡然无存。所幸山河依旧:麦钟桥上仍可观西山落日,昆玉河上可行舟,还有那青青河边草。只是昔日俩人行,今朝独一人。转眼夏去又是秋;秋天,想起了老师王佐良。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326期,转载于2004年11月24日《中华读书报》)

忆王佐良老师

英语学院 张耘

1956年夏天,我来到了北外,分到了英语系学习。还没上课便听到了如雷贯耳的三个名字:王佐良、许国璋和周珏良。他们是著名的教授,英语系的顶梁柱,被大家称作“王公、许老和周公”。他们三个是老清华的同班同学,其中,王公和许老是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来的,周公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国外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王公当时是英语系主任。

1958年秋天开学以前,听说王公将担任我们班精读课老师一年,全班同学都高兴极了。暑假后上课的第一天,王公走进了教室,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西服,打着一条墨绿色的领带,儒雅、大方又得体。人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相当帅气,很有精神。个子虽然不算高,但一双眼睛十分有神,一下子便把我们吸引住了。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如在眼前。

当然真正折服我们的是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问,扎实的英语功底和自然、地道又流畅的英语口语。

王公教我们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去十三陵修水库挖沙、担石,劳动量很大,回到学校大家都累坏了,上课坐不住,困得眼睛睁不开,打瞌睡是经常的事。为了把课听好,我总是坐在第一排正当中,老师的眼皮底下。但上王公的课我永远不用担心会犯困,因为他的课非常充实又具体生动,容不得我们走神。他来上课并不带什么笔记本,往往只有一张纸,几行字。起初我还有点奇怪,但是很快我便发现他上课确实不需要什么笔记本,他的学问全在脑子里面,已经溶进了他的血液,一呼即出。

记得有一次上课,王公走进教室只拿巴掌大小的一张纸片,便开始讲18世纪爱尔兰著名作家斯威夫特的文章:《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他讲作家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建议把小孩杀了,因为肉可以吃,皮可以作为用具。

他对文章的分析十分深刻,并讲到作者用词的讲究、笔锋的犀利。课讲得如此生动,至今我仍然记得王公当时的表情和手势。我们大家都为这位作家能把不平等的社会揭露得这么深刻,语言如此辛辣而佩服不已。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有些人开始了对王公、周公和许老的批判,给他们带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称他们三人为“洋三家村”。王公对这篇文章的选用,也上纲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让王公受了不少委屈。)

1960年5月,我们年级一批同学提前调出来当了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王公又给我们上课了,他对教学还是那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文学知识的博大精深,我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下决心也要探索文学这丰富多彩神奇美妙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期,有一天王公邀请我们去他家玩儿。他的夫人徐序在清华大学教书,他们的家就在清华园内一幢旧式的平房里。我很吃惊地发现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好,他们和几个孩子住得并不宽敞。家具也相当破旧,只有那墙边书架上的书让我们眼睛一亮,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真让我们羡慕!这是王公的小图书馆。不少书都是国内外旧书店淘来的。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爱书如命,立志也要建起自己的小图书馆。80年代有机会去美国学习,省吃俭用,回来时带了不少书,光运费就花了几百美元。

还有一次上课,王公讲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一书,除了对情节和人物等的剖析,他专门强调了奥斯汀的语言之美,说她把英国语言之美推到了极致,尤其赞美其对话的生动幽默。王公说为此他每年要把《傲慢与偏见》阅读一遍。受王公的影响我也对这本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作了多次阅读,并深深喜欢上了它。我对阅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王公的熏陶。

“文革”后期,我们从湖北沙洋干校回到了北京。虽然每天很疲劳,要上课、要管孩子,要做很多说不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每天阅读,几乎把图书馆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个遍(当时文学书能借的并不多)。有一天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碰到了王公,他脱口而出,说:“You young teachers are really cheap and good(你们这些青年教师真是物美价廉)”。他很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拼命地工作,还要拼命地学习提高,生活条件又十分艰苦,工资只有56元。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有时还要加上两位老人,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挤得转不开身。他对我们非常关怀,非常同情。

1984年春由于王公的推荐,我以自费公派的形式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一面当助教养活自己,一面选修文学课。那一段日子也很艰苦,要面对美国